

小说馆
花城

琉璃夏

王哲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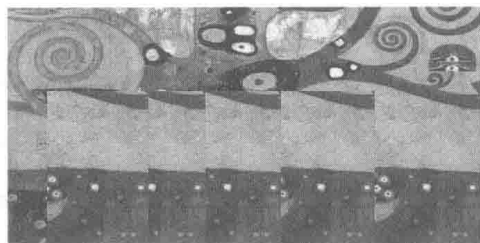
张外借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小说馆
花城

琉璃夏

王哲珠 著

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琉璃夏 / 王哲珠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 11

(花城小说馆)

ISBN 978-7-5360-8459-9

I. ①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7558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李 谓 王 凯 安 然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
封面设计: 视觉传达

书 名 琉璃夏
LIULI XIA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7.75 1插页

字 数 180,000字

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王哲珠

这是我少年时期的狂想曲，那些想象天马行空，绚丽如盛夏之光中的琉璃，奇特浮夸得像梦境。对人对世对外部世界最初的认知，少年盲目地自信又莫名地自卑，对未来各种期待，永无止境的好奇，毫无来由地相信与怀疑，那注定是自由又充满试探的时光。我坚信这段时光是人生的入口，将化为无形的手，指点以后岁月的方向与选择，有如隐形的磁场，是力量也是禁锢。我企图用文字理清它，寻找它。

自有机会看书以来，我读了无数童话，无数次被童话感动过温暖过励志过，有段时间，我成了被笼罩在阳光下的“柔软体”。慢慢地，这种柔软让人疲倦，意识到那种“阳光”的温度带着虚假感。那些单维度的童话化成一张膜，隔在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，否认了怀疑、暗色、硬度与复杂。最初的野心是刺穿“童话”这张膜，抵达更真实更有质感的东西，走出虚假的光线与暖意，触摸原本存在的寒冷与尖锐。我们的少年时光不应只被裹护在温吞的童话里，我们更需要有了解内里的勇气，面对真实的理智，触碰人世坚硬的准备，当我们转身面向暗色，阳光正支撑着我们的后背。

这是一部揭穿童话的童话。

另一个重要的命题是沟通。很多时候，亲近人之间的情感反带着羞愧感，交流莫名的艰难与词不达意。父与子之间的对话古老而永恒，触碰这个话题有流于庸常的危险，且有永远到不了彼岸的悲剧感，但这命题是如此重要，不单是父与子，更是上辈与后辈，过去与未来，保守与反叛的对话。这种对话可以牵扯出很多东西，如果能够撑开，将变成复杂的立体迷宫，在这个迷宫里，你永远不知道，也永远期待下一个拐角会有什么，这是迷人的。我愿意为之尝试，即使尝试或许是徒劳的。直接的对话是生硬而困难的，我试图找一条路径，在虚与实进行间接交谈，以从现实进入最终走向离奇的沟通方式，寻找的是另一种可能性。另一个野心是，这种对话的可能性形成表达新的可能性，塑造文本新的可能性。

当这文本出现时，我反而陷入迷茫，不知笔下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文本，是反童话的童话？是成年人放不下的过往疯狂？是叙述方式与文本的另类尝试？写给少年？写给成人？写给自己？甚至只为了写本身？

—

阳光一定等了我很久，我丢下笔跑出教室时，它朝我脸上拍了一巴掌，弄得我额头一烫，眼睛眯起，嘴巴大张。我想大喊，突然发现外面很静，监考老师还没离开教室，同学们在交试卷和收拾书包，所以还不敢启动尖叫程序。跑出教室的除了我，还有魏梓生。他在教室后门边，歪着脸看我，我转开脸，感觉没那么高兴了。我不想回教室，故意抬头盯着太阳，心情又好起来了，我在太阳里看到暑假两个字，呼呼地烧着，比玻璃还亮。我朝那两个字挥挥手，头晕起来，看见一片晃来晃去的黑，不过，暑假两个字还是亮的，浮在黑上面。

我冲向操场，东西丢在教室。在操场跑起来，眼前还是黑的，可是地上的阳光又干又脆，被我踩得沙啦啦响，暑假两个字吊在半空，逗我去追，追着追着变成夏天两个字。夏天开始了。我举起手大喊。

爸爸说夏天早就开始了，说还没换上短袖就闻到夏天的味道了。

每年我都要跟他争辩，我认为暑假没到夏天就不能算到来。

你不热吗？妈妈笑我傻，这么热不是夏天还能是冬天什么的。

热就是夏天？要是钻到空调房里，当然可以骗自己是春天冬天什么的。

妈妈拍拍我的后脑勺笑笑，好像我是一个白痴，她不想费心再说什么。我扭了下脖子，很生气。

爸爸拍拍手说，我懂，小申有小申的夏天，开学第一天就开始想暑假了吧，像我，星期一上班就想着周末。

妈妈瞪了爸爸一眼，爸爸呵呵地耸了下肩。

我笑起来，爸爸说得有点夸张，可我是喜欢的。爸爸时不时会变得不太靠谱，比如他总能闻到别人闻不到的味道，什么夏天的味道，什么雨水淋在草叶上的味道，煮稀粥的炉灶烧木柴的味道。有一次我们去超市，回来时逛进一些巷子，他看到墙角缝长了一棵草，蹲下去听了好一会，说听见那棵草在唱歌，硬要我也听一听，让我问问小草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我吓坏了，不过觉得好玩，而且，不用爸爸交代，我不会告诉妈妈，她要是知道，会盯着爸爸看半天的。

我一定跑了快十圈，比体育老师要求的还多两倍，要不然，腿不会这么轻这么软，好像变成了棉花糖，可一会又重得提不起来，太阳肯定掉下来贴在我背上了，把我身子里的水都烤成了汗。我在操场边坐下，好像坐进一团热气，忽然发现爸爸说得没错，夏天是有味道的，现在我就闻到了，浓浓的，有点像面包的香味，应

该是金黄色的。我闭上眼睛，觉得要是弯起手指弹一下，夏天肯定会当当地响。

到了家，我扔开书包，冲进爸爸房间，看着他。果然，爸爸点点头，说，你的假期你安排吧。我只尖叫了一半，看见妈妈，她没说话，看看我，又看看爸爸。妈妈肯定有意见的，对爸爸也对我，爸爸冲我扬扬下巴，我把后面半声尖叫收好，退出房间。爸爸妈妈在房里说话，嘀嘀咕咕的，一会，妈妈走出来，让我先去喝水，没提刚才的事。我趴在门外，脸伸在房门口，冲爸爸做鬼脸。妈妈就是管得严，不过，比起其他同学的妈妈，算放松多了，至少总是被爸爸说服。

我起床时闹钟指向十点，爸爸妈妈已经上班，爷爷在客厅冲我笑，他坐昨晚的夜班车来的。我吃着面包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，一下一下地嚼，能多慢就多慢，不这样我觉得不算放假，其实我七点就醒了，听见上班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告别，可硬让自己睡到十点。那么早起床，不是浪费暑假了吗。可十点起床我不觉得高兴，不知道赖到十一点起床会不会高兴一点。

吃完面包我就玩游戏，天啊，不用限时间的，我冲电脑大吼一声，大侠我来啦。爷爷从厨房跑出来，愣愣看我。我指指电脑，让他放心。爷爷不太爱说话，弄得我习惯和他打手势。

爸爸妈妈下班时，我站起身，晃了一下，力气好像都在游戏里打光了，我看见进门的爸爸妈妈变成游戏里两个金刚，想冲上去比试一场，可我的头痛起来，痛得晚饭都吃不下。饭虽然吃不下，可是电视是能看的，拒绝妈妈要我去床上躺躺的建议，肯定地告诉

她，看电视头就不痛了。于是，整个晚上，电视播的都是我爱看的节目。

要是写日记，暑假前三天的日记肯定一模一样，睡觉，游戏，电视。还有什么呢，脑里总有点晕晕，脖子上像顶着泡沫。

第四天，我终于接受爷爷的建议，和他去了一趟市场，回来后，习惯性地开了电脑，可很久没动。我打电话给好朋友许宙，谈了很久。放下电话，我才发现我们一直在谈一个游戏。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甩着脑袋，想把一头泡沫甩掉。这时，我看见书包，决定收拾一下。我翻开书包，所有的东西倒在地上，让房间显得很乱，弄得很忙的样子，图画本滑到我脚边，我拍拍脑袋，哈哈笑起来，怎么忘了它。

图画本的封面用花体字写着：自由的小飞。考试前两个星期写的，那时，我刚做完一张语文试卷，扔开一张还没做的数学试卷，摸出这个本子。几分钟，我就构思了一幅漫画，主人公叫小飞，是世上最自由的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这漫画画出来肯定大受欢迎，而且，我觉得只要动笔，一定画得很快，不是说因为我学过画画，漫画拿手，而是我想做的事，想不做的事那么多，肯定下笔就流出来，它们吵着嚷着挤在我脑子里，弄得我不知先画什么。我着急地削了铅笔，刚摆好本子，妈妈进来了，我拉了下数学试卷，盖住图画本。图画本我带到学校，总没时间也不敢画，拖到现在还没开始。现在，能好好画自由的小飞了。

削铅笔时，我脑袋里的泡沫不见了。

画到爸爸妈妈下班，吃了晚饭，继续画到睡觉前，我痛痛快快地画了半本，全是小飞最想要的自由，也是我最想要的自由，不，一定是所有跟我一样大的孩子都想要的自由。

上床前，我翻着画好的半本漫画，发现小飞真是又自由又痛快，可要一直这样画下去，他总跟我现在一样，老是十岁，永远不会长大，我怎么忘了这个？长大是多么重要，我做过的梦里，十个里面有一大半是自己已经长大的，长大是自由里最重要的，明天，我得让小飞长大，长大后的小飞会更自由。

第二天我起得比爸爸妈妈早，牙没刷就动笔画，赶在早饭之前让小飞长大了。吃过早饭，我让长大的小飞继续自由下去。

我以为，这本漫画一定会没完没了画下去，因为小飞想要的自由——不，我想要的自由一定是没完没了的。可午饭后我画得不那么快了，爷爷午睡醒来，我竟宁愿跟他去小区走走，爷爷很少说话，走得又那么慢，时不时停下来看看花，看看树，我一向觉得闷，难道说画漫画比这个还闷？我吓了一跳。不是的，一定是手画酸了，只是想歇一歇，画自由，不可能闷的。明天就要回学校领家庭报告书和成绩单，到时，我采访一下同学的暑假安排，他们一定会告诉我更多想要的自由，漫画就能继续了。

我问了那么多同学。谈起暑假，很多同学的声音变尖了，围了一群，又嚷又喊，都想了一堆的事，我飞快地记着。那些不嚷不叫的，不用问就知道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安排了补习班或特长班之类，上完那些班他们的暑假才开始，可那些班什么时候会结束，天知道。这些同学我不会放过，我问他们想干什么，如果他们自由

的话。听到自由，他们兴奋起来，好像没听到如果两个字，把想做的事哗哗倒给我，写得我手都痛了，要是能先拿个盆子盛起来就好了。我想，自由的小飞肯定能画成好几本。

整理学校带回的暑假计划和自由时，我沮丧地发现大都是画过的，没什么新奇的东西，不要人管，没人限时间，打游戏、看电视、睡懒觉、旅游、夏令营、各种运动、找朋友玩、去乡下、看书、特长班……

我翻了一下漫画，长大后的小飞还是做这些事，跟没长大一样，一直想的长大就这样？我突然想哭。我不想待在自己房间，跑到爸爸书房，他在制一些什么表格，我想跟他说的话跑光了，只不出声地坐着。

小申，怎么了？爸爸挪开笔记本电脑，问。爸爸就这点好，很快会发现我闷了，也会听听我的事，把我的事当正经事，不像有些同学的爸爸，不把小孩的事当回事。每年暑假，爸爸还专门腾时间，带我和妈妈去旅游，这是我夏天里最高兴的事，可现在想起这个，我也高兴不起来。

无聊。我说。

冯正申，这么点人说什么无聊。妈妈刚好端茶进房，立在我面前，这几天我们太放任你了吧。妈妈喊我冯正申的时候，表示已经严肃了，我想我还是识相地走开。

无事可做？爸爸离开椅子，喊住我。

有很多事。我闷闷地说。

不过，都不太想做吧。爸爸朝我挤挤眼，我有时候也这样，

一起想想有什么好办法。他冲摇着头走出房间的妈妈笑笑，让她别管我们。

不去找你的好朋友？

找朋友也这样，也是做这些事。

爸爸双手一拍，好像拍出一个绝妙的主意，他自己被这个主意激动得走来走去，弄得我脖子老长。

给你看一本书。

爸爸，太没创意了。我差点想说他太幼稚了，我的书有多少他不是不知道，名著、童话、漫画、百科全书、作文选……还缺什么书？我是喜欢看书没错，可这时也没了感觉。噢，是的，没感觉，我突然觉得这真是个好词，以前看书或听歌里总有这个词，从没真正明白什么意思，今天突然有“感觉”了。

这不是一般的书。爸爸信心十足的微笑。

一本天书？我鼻子哼着，可忍不住好奇了，会不会真是一本怪书，比如绝世武功秘籍或是制造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之类的书。我站起来看着爸爸。

不是天书，是人写的，写人的书。

我又坐下去。

是写一个男孩的，和你一样大，而且不是出版社出的书，是手写的。

男孩自己写的？我有点兴趣了。

这个男孩高中毕业时整理自己小时候的日记，整理成一本书，写的是男孩的夏天，他的夏天绝对跟你——不，你们，完全不

一样。

我想看，现在就看。夏天能做的事，我都列出来了，那男孩的夏天还能有别的什么，我认为爸爸在卖关子。

爸爸引我到书房里角，拉开书架最下面的格子，开始往外拿书。拿出那么多又旧又脏的书，我不耐烦的时候，终于搬出一个小盒子，也旧得好笑。打开盒子，爸爸拿出一个本子，这本子更好笑了，硬纸板做的封面，又黄又旧，但这种书我确实没看过，好奇得脑门发热。

琉璃夏。硬纸板封面上用毛笔写了三个字。

一个男孩的夏天？

跟你一样大的男孩，跟你不一样的夏天——别让妈妈看到，要说不是正经书的。

哥们嘛。我和爸爸碰了碰拳头，两人间又多了一个秘密。

二

午饭后，阿午半边身子刚闪出篱笆门，就听见阿绿和春顺的声音，阿午阿午地喊着。在摇井边洗碗的阿姐子如抬起头，呀了一声，阿午，你去哪，把灶间门口的番薯藤择好再说。阿午吓了一跳，退回去，沮丧地跺着脚，好不容易从阿姐背后溜过，差一点走成了。他扬起手，准备给春顺一拳头，阿绿是女孩，这次先放过。

阿午，你快跑；子如姐，你也快跑。春顺边冲进门边喘着气，阿午的手愣在半空。

阿绿摇着阿午的胳膊，阿午，来了，他们来了。

鬼叫什么。子如的手从盆里伸出来，甩了春顺一身，阿午，你又干了什么事。

子如姐，不是阿午惹的事，是你阿爸阿妈惹的事。

子如唰地立起身，阿午呆了，春顺下意识地，那抓阿午做什么。

对噢。阿绿拍了下手，春顺傻了，不是抓子如姐和阿午的，他们来抓你家东西，是乡计划生育大队的，进寨了，正在问你阿爸

阿妈的名。

阿午，搬东西。阿姐手一挥，搬了身下的矮板凳堵住篱笆门，阿午跑进屋搬高板凳。

快呀。阿绿尖叫一声，不让他们进门。她去拖院里的长竹竿，春顺一起拖。

他们来了，三四个人，树安树安地喊着。

我阿爸不在。阿午把高板凳堵在篱笆门边。

他们推开篱笆门，两张条凳倒成一堆，春顺和阿绿拖着竹竿横在院里，那些大人中的一个用手提了一下，就把竹竿拿过去了。

阿姐拦在几个人面前，跳着脚尖叫，出去，我阿爸不在，我阿妈不在。

你阿爸阿妈去哪了？

阿爸去做工，阿妈去走亲戚。

哪个亲戚？一个人问，半弯着腰，笑着，他觉得从阿姐嘴里能得到答案。

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阿姐辫子甩得啪啪响。

不用问，小孩早教好怎么骗人的。他们中的一个说。绕过阿姐，往屋里走。

阿姐跳到他们前面，伸长双手，阿午也跳上去，也伸长双手。

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阿午鹅一样抬头伸脖地喊。他很想往这些大人脸上打几拳，他们那样看来看去的，是什么意思，他和阿姐是真的不知道。

几个月前，阿妈就不在家里住了，她让阿姐和阿午好好看家，好好念书，阿爸出门做工，她要去外婆家住几天。

阿妈你去吧，我和阿姐肯定会看好家的。阿午差点笑出声，阿爸不在，阿妈也不在，虽然阿姐会管着他，可他有法让她管不住，阿午头脑里立即浮现一连串的活动，这几天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耍，阿嬷说得真好，孙悟空出五指山了。后来，阿午才知道不只是几天。

那晚半夜他起床撒尿，看见隔间还亮着灯，阿妈说，我的身子遮不住了，最近风声又紧了，真要生？

什么话？哪有不生的？阿爸说。

他们不让生的。

孩子是我们的，我们说了算。

要生的话，家里住不下去了，隔乡一个女的，八个月了，还硬让流掉了。阿午听见阿妈的声音在抖，好像冷极了。

别在家里住，明天就走。

好，生下来，我先去阿妈家住。阿妈好像一下子不怕了，干脆脆，先待两个月再说。

阿妈要走这么久，阿午白天的高兴不见了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他迷迷糊糊推开门，问，阿妈为什么不在家里住。

阿爸和阿妈好像呆了呆。阿妈笑起来，住一段就回家。

为什么要跑？阿午不明白，你们还要一个孩子。他觉得阿爸阿妈贪心，家里已经有阿姐和他两个了。

那是你的弟弟，或者是妹妹，能不要？阿爸蹲下身，扳着阿

午的肩，盯着他的眼睛。阿午愣住了，阿爸很少说话的，他习惯阿爸只用眼色管他和阿姐，阿爸这么说话，声音这么轻，很怪。但阿午觉得阿爸说得对，弟弟，或妹妹，怎么能不要。虽然阿姐总是管他，打他，他火气来了常要和阿姐打一架，可要是哪个外人敢动阿姐一下，他会把那人打趴下。

阿妈在外嬷家住了几个月，前些天回来了，阿爸也一块回来，晚上进的门，让阿姐把饭给她端到正屋，自己不出屋。半夜了，阿午和阿姐都不睡，待在阿爸阿妈屋里，阿爸阿妈也不催他们，边收拾东西边交代这交代那的。阿姐说，只要阿午不惹事，家里就好好的。阿午直瞪他，阿妈却信了她的话，又专门交代起阿午。

阿妈还去外嬷家？阿午扯开话题。

不去外嬷家了。

去哪？

小孩别多嘴。阿爸应了一句。

阿午不再问了。

屋里静了一坐，阿姐问，阿妈多久回家？

阿午看见阿妈的手抚了一下肚子，晃着头笑笑，说不定的，该问这小家伙吧。

不知怎么的，阿午突然有点不高兴，他希望阿妈那只手放在自己头上，冲自己笑笑，但他很快害羞起来，要是阿妈真把手放在自己头上，他一定会扭着身子跳开。

阿爸提着一个包，扶着阿妈连夜走了，那天晚上真黑，他们